

生命在书香中漫过

□于春林

晨光斜照在书房的写字台上，一本《百年孤独》的扉页被我的手指轻轻抚平。想起来了，昨夜我把银杏叶书签夹在第六章，叶脉间残留的茶水渍像极了马孔多小镇地图上的泪痕。这样的清晨，总有人循着马尔克斯的笔触走进魔幻的雨季，在翻页的沙沙声中，与奥雷里亚诺上校共同凝望熔化在坩埚里的小金鱼。书页边缘微微卷曲的折痕，恰似时光在文字间留下的指纹。喜欢读书的我，闲暇时间会一头扎进书房里，任书香漫过我生命的褶皱。夜晚，在灯光陪伴下，我会读上几页书，带着书中的美好文字进入梦乡。

假日旅游，我也会在背包里装上一本书。高铁飞速地穿过

原野，在安静的车厢里，我打开余华的《活着》。我会因富贵牵着老牛远去的背影红了眼眶，思绪停留在书中那段关于活着意义的独白上。我沉浸在书中讲述的，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我在书中的文字里游走，体味着人“活着”的意义，生命的褶皱上又加深了一道刻痕。

“书籍是人类智慧的阶梯”。在生命的历程中，每个人都会沿着这个阶梯向上攀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满。有书籍的陪伴是件幸福的事，我们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低俗走向高雅……生命的蜕变不是读书的结果，书籍的馈赠让我们变成了有力量的人。

记得那年暑假，我背着厚厚的《平凡的世界》回到了家乡，坐在家乡河边树林的草地上，沐浴着清新的夏风，聆听着淙淙的河水声，捧着我爱不释手的《平凡的世界》。旷野的风吹拂着我的心，我反复摩挲书中那句“通过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尽千辛万苦而酿造的生意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在平凡的世界里，我感悟着生活的美好，远处池塘里传来的蛙鸣变得不再遥远，那声音仿佛是生命的召唤。在平凡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把根留住。平凡的我也会变得不平凡，生命的每个驿站都会有不同的精彩风景，那是生命褶皱上绽放的花朵，这是书香给予我的恩赐。

或许是因为我的职业吧，身为一名教师，与书籍接触得多，读书成了我的业余爱好，买书成了我的习惯。小时候家里贫寒，读书的经历很坎坷，除了学校有限的书本，得到书籍的几率很小。参加工作后，有了稳定的收入，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逐渐走进了我的视野，期间还有有趣的自然现象发生。

假日中的一天，我坐在家里的阳台上读书，那里阳光和煦，温暖宜人。我偶然把窗子打开，涤荡在《瓦尔登湖》清凉的湖水中，当我读到“我们居住的这个充满新奇的世界与其说是与人便利，不如说是令人叹绝”时，一阵大风突然吹进来，恰好掀起了书页，仿佛

远处传来冰裂声，像极了梭罗笔下湖面解冻的轰鸣。当时的我被神奇的自然现象和书中文字神秘契合所惊叹，久久难以忘怀。

读书，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这些散落在各个时段的阅读瞬间，如同古老经卷里的金粉，在时光的羊皮纸上熠熠生辉。某个疲惫的黄昏，当我们从某本书中抬头，或许会突然理解博尔赫斯说的那句话——“我心中暗暗猜想，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那时窗外的银杏叶正巧落在刚读完的那行诗上，夕阳把纸页染成蜜色，恍惚间竟分不清是文字驯服了时光，还是时光成就了文字。但我深知，书香已经漫过了我生命的褶皱。



编者按：

2025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一百周年。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宏伟事业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太仓，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在百年工运的历史长河中，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铭记光辉历史，传承工运精神，太仓市总工会携手市融媒体中心推出《百年工运·太仓故事》专栏，以岁月为轴，以史实为脉，带您回望波澜壮阔的百年工运长卷，重温太仓工人运动史上那些震撼人心的瞬间，彪炳史册的壮举与平凡铸就的伟大。团结动员全市职工在回溯中汲取力量，在铭记中传承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属于劳动者的新荣光！

百年时光之门，由此开启……

七浦塘畔兴济泰 产业工人始诞生

话说太仓自元明以来航运、商业、手工业得到发展，形成工人队伍。到了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太仓富绅蒋伯言等人筹资在沙溪创办济泰纱厂，采用进口英国纺纱机械生产粗支棉纱，从此，太仓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代产业工人。

那么，第一代产业工人来源于何处？数量有多少呢？据《太仓县志》记载：“济泰纱厂置有英制细纱锭一万三千枚及全套纺纱设备，工人340余名。”显然，在自动化程度较低、操作水平不高的状态下，这些人数是远远不够的。

在一份文献《太仓济泰公记纺织厂有限公司重订招股开办章程》中记载：“机匠工资，连修机厂在内，约十名；机工暨男女童工等，照一万二千锭，每日、夜约计六百四十名；支理人及各友、巡丁、茶房、打扫夫、更夫等工食。”由上述提及的机匠、机工、童工等等统计看，工人约千人以上。

济泰纱厂初创时期工人的来源及性质于今而言差别很大。据《太仓利泰纺织厂厂志》载，工人的主要来源是当地失地农民。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势力的入侵、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解体、土地的兼并，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产业工人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也吸引了部分农民，这

就为济泰纱厂提供了比较充裕的劳动力。只是当时工厂各岗位，尚未形成以女工为主体，大部分岗位由男工担当。然而，从农村涌入的工人具有“既工又农”的性质，他们农闲时进厂做工，农忙时回家种田，这种劳动力的不稳定与济泰纱厂的机械化大生产极不协调，人力资源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

为保证经营与生产的正常进行，济泰厂方开始招聘外地工人。当时，苏北灾荒频仍，大批饥民过长江沿七浦塘顺流而下，来江南谋生。所谓“一个挑子一个家”，大部分逃难农民到太仓投厂做工，成为济泰纱厂最早的工人。后来，工友之间互相介绍，到济泰纱厂做工的苏北人越来越多，都在工厂附近安居定业。济泰纱厂使用的客籍工人和女工童工逐渐增多，成了工厂人力资源的稳定来源与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济泰纱厂的兴办，在太仓一地，带动了自原棉到棉布的工业门类的兴起。至1949年，如轧花厂、小型纱厂、织布厂、染厂等，均达到一定规模；民族资本的发展，另有铁铺、成衣铺、刻字印刷局、木业社、编织社、通用机器厂、船厂、食品加工厂、小发电厂等行业，太仓的产业工人队伍由此壮大。

维权意识渐觉醒 不畏强暴抗巡丁

解放前工厂的“搜身制”，是一种严重侮辱人格的行为，工人们对此无不切齿痛恨。当时利泰纱厂的西厂门，就设置了两条用铁栅栏做成半身高的抄身弄。工人下班分别排成男女两队，由巡丁队和抄身婆搜身放行。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寒冬腊月，工人都得解开衣服、脱下鞋子，女工还要松开发髻，如稍有不从，轻则罚款，重则开除。工人对此虽有怨恨，但敢怒不敢言，直至1931年发生了震惊全县的“四一六”惨案。

那年4月16日傍晚，是利泰纱厂“利”班工人的下班时刻，他们拖着疲惫的脚步，挤在狭窄的铁栅栏间接受搜身。这时，编号为“小广东”的陈雄光，拦住工人丁林生、乔阿大进行抄身。阿大年方十九，血气方刚，早就受不了“虎牢关”的窝囊气，对巡丁不尊重女工的行为嘲讽了几句。陈雄光就揪住阿大腿上的两根扎袜带，诬称是厂里的纱线。虽然有许多工人作证解释，但陈雄光不予理会，和几个巡丁一拥而上，扭住乔阿大去账目间受罚。已经走出厂门的徐小林等人见此情景，纷纷折返与巡丁评理，工人越聚越多。奎横嚣张的巡丁队长胡子奇竟挥动木棍，乱打工人。工人们忍无可忍，出手反抗，巡丁队见此情形，退进了大门边的巡丁室内。遭到棍打的孙小林、丁林生、余阿大等忍着伤痛，冲向巡丁室，高喊“拖小广东出来评理去！”惊

恐万状的小广东眼见人多势众，便溜上小楼，把枪口对准了工人队伍连开数枪，走在队伍前头的乔阿大、王阿小当场中弹身亡，余阿大等四名工人受伤，血流满地，惨不忍睹。

惨案发生后，家属悲痛欲绝，工人义愤填膺，立即罢工抗议。消息不胫而走，地方公正人士纷纷投书报社伸张正义，要求惩办凶手。国民党太仓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派员出面调处，将主凶陈雄光监押。厂方也害怕事态扩大，先是推说枪走火，误伤工人，后以金钱铺路、贿赂县、区要员，向省府呈报谎称误伤、已安抚等等，掩盖事实真相。对此，工人们继续停工抗议。在强大的工人反抗压力下，资方才给死者家属发恤金800元，由家属乔王氏、王姜氏备棺收殓，运回安徽原籍安葬。可是数月后，凶手陈雄光竟被无罪保释，遣返原籍。徐小林、王志祥等十余名为死难家属积极请命的工人，却被厂方借故解雇。

“四一六”惨案之前工人对资方的反抗运动，是低级的、个体的经济斗争，主要以怠工、浪费原料以及找机会痛打工头等方式进行。此后，工人们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渐渐觉醒，消极的反抗形式逐渐转向公开的斗争。4月22日，厂外群众会同厂内工人围夺巡丁队枪械，给资方以沉重的打击。

素材来源：太仓市总工会

阅读

夜读农书

□王太生

农书宜夜读。晨读经书，午读诗书，幽深深的夜晚，宜读农书。

农书乃天地之书，它关心一株水稻或麦子的生长态势，关注稻子、麦子身上的风雨闪电。纸页间，有雷声轰鸣与大雨滂沱。

万籁俱寂的夜晚，我在灯下读那些泛黄的文字，读出青涩水气，读出虫鸣窸窣，读出渴望的眼神，每一个字都带有泥土的潮湿气。

“农”字，农田、农事、农具、农桑……农书是关于大地的书，是大地歌谣的朴素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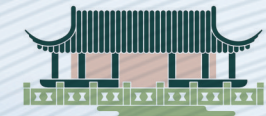
中国农书，林林总总的名字，记录了先贤的另一种写作。

你如果翻开《齐民要术》，也许会遇见贾思勰老先生，在齐鲁大地，骑一头驴，走在乡间阡陌。贾老先生当年长什么模样，我们肯定不知道，也无法知晓，只能以一片庄稼地长着的青葱庄稼作为背景，作一番想象。每次看到《齐民要术》这本书的封面，恍若看见老先生站在家乡的田埂上，叮嘱村子里的养殖大户刘老二：10只羊中要有2只公羊，公羊太少，母羊受孕不好；公羊多了，则会造成羊群纷乱。对养鹅、鸭、鸡、鱼等都提出了雌雄相关的比例关系，鹅一般是3雌1雄，鸭5雌1雄。池中放养雌鲤20尾则配雄鲤4尾。

我在书中学到了种莲子的方法：“八月、九月中，收莲子坚黑者，于瓦上磨莲子头，令皮薄。取莲子作熟泥，封之，如三指大，长二寸，使蒂头平重，磨处尖锐。泥干时，掷于池中，重头沉下，自然周正。”这个周正，用得妙！一粒莲子，周周正正地与泥土吻合，不消几日，梦想便开始发芽。老想拿着这本书，找块空地，按书上的意思，掘池种莲子，蔚弄出一片清凉惬意。

手指摩挲，我在读一本《汜胜之书》。《耕田》有一段，是可以当作散文来读的，“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以此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字词轻重，节奏明快；句式长短，语调平和。

汜胜之，正史中没有他的传，古籍中有关他事迹的记载寥寥无几。读古人的文字，让我看到一个朦胧的背影，触摸一部伟大农书的文字力量。



墨|妙|亭

投稿邮箱:603468841@qq.com

掸去书架上的灰尘

□单凤

前段时间，多日未联系的老友找我闲叙，聊天中忽然问我：“你最近可还看书？看了什么书？”他因为工作上的困顿，一段时间里都以看书来排解。他也不知道我以前喜欢看一些闲书，所以有此问。但我却觉得突兀，好久没有人这么问我，也好久没有人和我谈论这个话题了。平日常，因生活的压力打两份工，日以继夜，忙忙碌碌，哪里还能安静下来读几本书呢。我只好好实实在在地，好久没有看书了，书架都落灰了。对我来说，阅读这件事就像一艘搁浅的大船，生活的泥沼让它无暇航行，它在岸边留置了太久。

中学时期，我在离家十余里的乡镇中学就读，那时候正是乡镇中学鼎盛时期，学生众多。得益于庞大的师生群体，学校周边的书店、租书店比比皆是。那时候学校和家长并不鼓励学生阅读教科书和教辅之外的书籍，但当时的我们对此置若罔闻。一群刚刚萌生独立意识且精神世界贫瘠的少男少女，站在花花绿绿、名目繁多的课外书籍前，如鱼缸里的鱼流放于广阔的水域之中。当同班女生在传阅校园小说而男生沉迷于武侠世界时，我则专注于四大名著不能自拔。尤其是《三国演义》，我至今仍记得那本书的封面。这本书不是我人生中看的第一本课外书，但让我第一次体会到阅读带来的情绪冲击以及情感共鸣。我曾几次为书中的情节落泪，当刘备得知关羽死讯，“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我竟也不能自己，喟然长叹。我被书中俯拾皆是经典章节牵引，仿佛通过阅读穿越时空，与历史人物交会。

南宋人龚明之曾作“汉书下酒”的典故：苏舜钦字子美，豪放不羁，好饮酒。在岳父杜公家，每夕读书，以饮一斗为率。公使人密察之，闻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掌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饮

一大杯。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与，其难如此。”复举一大杯。公闻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可惜我不喝酒，否则苏舜钦读汉书到动情处要满饮一大杯，我读苏舜钦如此，也要喝满一大杯了。读此典故又想到《兰亭集序》中所说：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可见读书带来的心神激荡，今之视昔，犹后之视今也。说起来，龚明之、苏舜钦与苏州也有着不解之缘，龚明之是苏州人，而苏州的沧浪亭正是苏舜钦所建。

受《三国演义》影响，我开始读《三国志》，读《资治通鉴》，慢慢开始接触到近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吕思勉、唐德刚、蒋廷黻等人的史学巨著。每每合上书本，常常感叹他们考据之严谨，引证之庞博，知识之丰富，见解之独到。我对此只是浅尝辄止，又想到这些不过是历史类书籍的入门之作，史学之浩瀚真如星空无限，进一步想历史类书籍在古往今来分门别类的著作中又不过是一片扁舟，自身在阅读之海中又是何其渺小。每念及此，都有一种无力感，好在胡适曾劝慰人道：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高中以后，语文课本中会有推荐延伸阅读的书目，慢慢地，又开始读唐诗宋词，今人小说。唐诗宋词之美一如日光月华，云水山林，亘古不变。而今人名家名作读起来也让人手不释卷，欲罢不能。

现在，人们的娱乐休闲方式越来越丰富多元，但我始终觉得相较于影视、音频、游戏带给人的直观、即时、重复的感官刺激与情绪反馈，阅读是更高级的存在，它总能拓展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知识，充盈我们的精神。而它对人精神世界的塑造又是“润物细无声”的。很多时候，我们阅读时，囿于自身年龄阅历，是无法共情作者或者历史人物、小说人物所处的情境、选择以及感悟的。蒋捷

